

英雄时代

「长篇小说」

房伟

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英雄时代

房伟 著

〔长篇小说〕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雄时代 / 房伟著. 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2.1

ISBN 978-7-5463-7479-6

I. ①英… II. ①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4614号

英雄时代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房 伟 |
| 出 品 人 | 刘丛星 |
| 创 意 |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 |
| 责任编辑 | 徐 杭 |
| 责任编辑 | 宋 春 史 宁 |
| 封面设计 | 未 氓 |
| 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|
| 印 张 | 9.125 |
| 版 次 | 2012年5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|
-
- | | |
|-----|---|
| 出 版 |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|
| 发 行 |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|
| 地 址 |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—18号底商A222
邮编: 10005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010-63109462-1104
发行部: 010-63104979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beijingshanyue.com/ |
| 邮 箱 | jlpg-bj@vip.sina.com |
| 印 刷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-

ISBN 978-7-5463-7479-6

定价: 27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作者简介：房伟，（1976—），文学博士，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，山东作协会员，山东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，副秘书长，山东艺术学院特聘研究员，山东当代文学学会理事，曾于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、《文艺争鸣》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、《南方文坛》、《诗刊》、《山花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发表文艺理论、文艺批评及诗歌、小说计 120 万余字，曾被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》、《小小说选刊》等刊物转载，著有《批评的表情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）、《屠刀下的花季》（济南出版社）、《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》（三联书店）等，获第 19 届世界诗人大会铜奖，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，曾任山东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室副主任，现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。该小说为作者长篇小说处女作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恐龙依然在这里。

——蒙泰罗索（危地马拉）



十几年前，也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，我大学毕业，去一家大型肉类食品厂工作，一直到几年后离开那里。我们厂规模很大，占地近百亩，就横亘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块地方。那里的天总是灰蒙蒙的，我们高大的厂房也是灰色的。下雨的时候，从远处看去，食品厂就像一个中世纪欧洲的城堡，庄严、肃穆，充满了神秘的气息。它有两扇特制的大铁门，送活猪活牛的车队浩浩荡荡地从门里开进来，又浩浩荡荡地把变成火腿、烤肠等肉制品送出去。我不干活儿的时候，常蹲在门口看那些车出出进进。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些车都是些英俊的高头大马，神情高傲突兀，披着厚厚的黑色马甲，只露出两个马眼看清楚敌人和前方的路。有时候，这些马带着骑士们出城，我就是欢送他们的号手，为他们吹响满怀信心的出征号角。有时候，这些马上都是些掠夺归来的骑士，马背

上是别人领地的猪牛羊和漂亮女人。骑士们一只手拉着缰绳，另一只手抓住猎物放在马鞍上。女人们被捆得很精致，她们惊恐而疲惫地环视着四周，姣好的面孔紧贴在骑士们沾满血迹的冷冰铠甲上。骑士们都保持着风度，虽然他们很疲倦，有的还被砍成牛排般血淋淋的模样，但他们还是郑重地放下黑色面罩，扶正头盔，整理好帽缨，绝不会像那些不成器的强盗一样大喊大叫，而是有次序地排好队，在领主的带领下举行进城仪式。而我或许就是一个城堡中受领主庇护的小农奴，眼睛红肿，头发蓬乱，身上还沾着昨夜喂马时留下的燕麦，一副可怜兮兮穷小子的样子。我满怀崇敬地守在城堡门口，双手举向天空，向勇敢的骑士们欢呼，并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他们。其实，最令我眼馋的还是那些马背上的女人，那些女人无意裸露出的酥胸和粉白的大腿，都让我心神荡漾……

当然，这些都只是我的想象。一般说来，我的空闲很少，而厂里只有过年过节，才会有大规模的车队出入。大部分的时间，我或是推着一辆挂满香肠的货车，表情庄重，行动有力，仿佛推动着一车进贡给皇上的珠宝；或是推着一辆空无乘货的钢架车，纤徐地绕着厂子那灰白的水泥地走过。车声辘辘，轻盈而洒脱，洒在空旷的地面，如同一朵肉粉色的小花，飘落在苍凉的食品厂大地。通常，我需要从后门的冷藏库走到前门的分割间，再把分割好的肉推到食品加工车间，或者是把做好的香肠挂在车上，从加工车间推到包装车间。所以，能有闲暇蹲

在门口看车来车往，实在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。我蹲的姿势很古怪，几乎就要坐到地上了，屁股和地面的距离就差横放一条小火腿肠的宽度，本来就粗短的脖子几乎缩到了胸腔里，而我的眼神却变幻莫测、充满着神奇的光。在外人的眼里，这个穿着工装，傻傻地蹲在门口的家伙，神经似乎有些问题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在这个热火朝天的现代化肉食品厂，我的精神已经进入了一个中世纪燕麦小子的冥想状态，那里有我的城堡，我的骑士，我的贵妇，我的骏马，我的梦。在我混乱不堪的想象中，燕麦小子跑到中国，变成了武松，最终成长为英雄，并独自打死了一头猛虎……

这种冥想状态的结束，常归于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仿佛晴空霹雳般的粗暴女声：“刘建民！你这个犨种！怎么干活比我们女人还会偷奸耍滑！”随着这美丽的吼叫，一条仿佛孙二娘似的粗壮身影在“移步换形大法”之中，快如闪电一般出现在我的面前。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会马上苦笑一下，勾着头站起来，乖乖地跟着她回车间干活，丝毫不敢有逃走的念头。她是我们分割车间的头领之一，闺名唤做胡美丽，名义上为分割三组组长，手下有刀手三十名，也是名震我们食品厂的“四大刀客”之首。该婆娘是本地人氏，原为临时工，后因工作勤奋，得以转正，成为食品厂的正式工。胡氏生得眼似钢铃，头如麦斗，声似炸雷，嘴唇边有一圈黑短汗毛，干起活来不知疲倦，被我们分割车间戏称为“女版李逵”，或曰“升级版孙二娘”。但胡头领不让我们这样称呼她，甚至只要听到

“李逵”、“二娘”，或者“逵”、“娘”这样的字眼，都会暴走发飙，好似一个喜欢文字避讳的帝王（当然，“头领”也不行）。她最喜欢的就是别人叫她“小胡”，或“胡小妹”，每当听到别人这样称呼她，她总是妩媚地回过头，粗声说：“谁在叫人家呀？”让人不寒而栗。

如果运气好，胡美丽小姐正在勤奋地分割着一头猪，没闲暇工夫理会我，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时空的可能性，那是一个古朴苍凉的声音：“小刘哇，跟某家杀上一盘去！”接着，一个胖大的身影，飘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打断了我的白日梦。我讪讪地看了该老者一眼，说，高大爷，我忙着呢，不行咱们改天再下棋？而那个胖胖的高大爷，却不依不饶，继续对我拉拉扯扯，直到把我拽到门卫的小房里为止。门卫原来由退伍兵组成的治安小队负责。他们每天早上在厂篮球场上穿着迷彩服练擒敌拳。这些曾经的正规军，脱离了部队的教育，顽强勇猛的作风，现在只剩下了装模作样，以勾引食品厂的女工。后来，在保卫科的安排下，他们和厂里的未婚青年组成护厂队，天天晚上巡逻。再后来，食品厂的效益越来越差，工资发得也不及时了，这些人就慢慢散去。有的给有钱人当保镖，还有的进了黑社会。退伍兵走后，我们厂的门岗就施行轮班制，有时就是那个 60 多岁的独眼老头高大爷。高大爷，胖手胖脸，秃头长胡子，自称是解放前国民党某少将的弟弟，看来当年也是一条好汉，而后来和我下棋老耍赖，丝毫没有什么英雄气概，他经常在门岗上坐着椅子晒太阳、打

呼噜，哈喇子流到了胸前。有时，高大爷有事，门岗上就是一个怀孕妇女，也坐在椅子上晒太阳、打呼噜，不过也偶尔织个毛衣什么的。

到了中午，大门口才开始热闹起来，三三两两的工人从这个大门走出去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它不是黑色的，而是红褐色的，因为上面长满铁锈；它也不灵活，而是笨重的，推开和关闭，都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。到了饭点，厂里的广播室还会播放一些音乐，比如香港四大天王的歌曲。伴随着这些咿咿呀呀的歌，我夹着一个饭盒，拖拖拉拉地走向食堂。我去食堂打饭，总要穿过篮球场。当企业效益还好的时候，午饭前，一些大学生就和穿红背心的保卫们抓紧时间热热身。他们有些人并不会打篮球，特别是那些退伍兵。他们简直将篮球当成了大号的飞镖，“嗖嗖”地在前场和后场乱丢，可就是放不进篮筐。大学生们好一点儿，好歹还会个三步上篮、勾手什么的，就这几招已把那几个身强体壮的退伍兵搞得像熊瞎子一般团团转。我经过操场，经常被他们其中一个抓住。我在学校挺喜欢打篮球，技术还不错。可是我不喜欢和这帮人打球。我提不起兴致。那帮学生中有人知道我投篮很准，就起哄让我投几个。我本不想投，可总有一个浑身腱子肉的小个子湖南籍退伍兵向我挑战。这小子打球时嘴里发出“嗬嗬”的声音，像个没进化好的猩猩。我们都有点儿怕他。他通常也不说话，只是抓起球，向我手中一塞，然后用倔犟又愚蠢的目光看着我。我无奈，只好投上几个三分，然后在一

片喝彩声中，懒洋洋地看着那个退伍兵撅着屁股做俯卧撑。那个退伍兵的屁股很结实，又很紧凑，如果我是同性恋，一定会心动，热泪涟涟地爱上他。可是，我不是同性恋，就残忍地看着退伍兵喘着粗气做俯卧撑。我那时还年轻，刚刚走出某名牌工科院校的大门，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，正是不知忧愁的年龄。我整日浑浑噩噩，游手好闲，从没有为将来打算，甚至有一点儿安心做一辈子劳动人民的想法。而这种想法，一直到我遇见王梅，才发生了改变。

很多年了，我仍时常在梦中回到食品厂。我怀念在食品厂的岁月，记得每一个在我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事件。我在梦里看到那时的我，蹲在厂门口，看车来车往，根本不能预料自己未来的结局。又比如说，我曾看到冷冻车间的临时工大老李，偷偷从冷库顺出一只猪腿，猪腿上闪烁着青冷幽光，仿佛我的小说中武松使用的雁翎刀，寒光闪闪，照亮了多年后睡梦中我甜美的笑容……我时常在梦醒时，把这些事情告诉王梅。王梅工作繁忙，所以在酣睡中被人吵醒，态度就比较恶劣。她通常会黑着眼圈，仰着僵尸一般青黄的脸，烦躁地挠着干枯的乱发，用满是血丝的眼睛，怀疑地打量着我，然后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你没病吧？那么个破厂子，那么些破事，也值得你五逼三道地唠叨个不停！”看到王梅暴怒的样子，我只好叹一口气，躺下来睡觉。而王梅则“砰”一声倒下，像一袋子猪肉倒在了案板上，很快发出粗重的鼾声。我从没有想到，女人会打这么响亮的鼾声，如果知道这点，当

年说什么我也不会娶她。

然而，当年王梅全然不是这个样子。她那时候，也刚从大学外语系毕业不久，人长得漂亮，娴淑雅致，作风也严谨，颇有点儿林黛玉的风采。躺在床上，我闭着眼睛，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从前，仿佛时光倒流，我又回到了最初到食品厂报到的那一刻。那是一个闷热的黄昏，我被一辆面包车拉到了厂里。厂办公室的秘书小张，蹦蹦跳跳地跑到我的面前，笑着说，欢迎刘建民同志到肉类食品厂工作！说完，他拿下我的行李，领着我来到了一间黑咕隆咚的小屋子，又说，这是你的宿舍，条件简陋点儿，你将就一下吧。小张走后，我愣愣地推开门，就看到屋子里吊着一个昏黄的灯泡，里面又闷又热，横着三张铁床。当我把行李放到靠窗的一张床上的时候，听到了一声惨叫，似乎是老鼠的不幸声音。我转过身，看到窗边露出几个白白的身影。但当我再看，那些影子却跑了。于是，我推门出去，在门口铁丝上晾着的一溜裤衩之间，终于看到了一些“奇怪的人”。在1995年夏天那个闷热的黄昏，他们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。他们穿着白色的棉袄、白色的棉裤，头戴白棉帽，目光炯炯，活像一群刚从北极回来的爱斯基摩战士。我愣住了，突然，一个“怪人”走了过来，把棉衣和棉帽丢在了地上，露出了魁梧的身材与红彤彤的脸膛。他的脸上还挂着一点儿霜，操着地方口音说，“嗨，学生，你是哪个地方人？”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个家伙叫大老李，是本地的临时工，在冷库工作。他们刚刚从冷库除霜归

来，倒把我吓了一跳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就是在分配来厂的那个晚上，我独自走出那个黑风洞一般的宿舍，来到了厂冷库的铁门前。铁门沉寂着，两盏昏黄的灯，在孤独地放射着光芒，而门前的水泥地上，血迹斑斑，我想，肯定是那些被送入冷库的动物们留下的。在我后来的狂想中，这里应该是城堡的死刑室，专门关押不听话的农奴，还有反叛国王的叛军。这沉重的铁门啊，挡住了多少殷切的呼唤。在这铁门后，也许此时正有一个美丽的女奴在遭受鞭刑，打手们个个仿佛凶神恶煞，其中一个肯定就是大老李。他们正在淫笑着撕开女奴的衣衫，露出她雪白的乳房，狠狠地在上面烙上一道道好似毒蛇般的痕迹。女奴呻吟着，但绝不求饶，只是在默默地流着眼泪……当然，这些都是我的狂想，1995年夏天的那个夜晚，对我来说，真是又新奇又古怪。我默默地回到宿舍里，拿出一把吉他，就靠在冷库前面的一条长椅上，开始静静地弹唱。我弹着《同桌的你》，想起了同桌那个大眼睛女生，心中后悔得不得了，为什么没和她说清楚？我弹着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，想象自己未来悲苦的人生，呵呵，人生真是难以预测。前几个晚上，我还和宿舍的兄弟们一起在校园的广场上醉酒狂欢。可是在那个晚上，面对着黑暗中有点儿冷清的厂房，有一种莫名的虚无在我胸间弥漫，升腾，进而消弭在那无尽的夜空里。我的眼睛有点儿湿润。难道我的青春，就要在这里度过？后来，我很快就走出了这些不成熟的、幼稚的大学生伤感情

绪，迅速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，成为了一个粗鄙的车间技术员，并乐此不疲。我和女工们开着下流的玩笑，有时顺手揩一点儿油，我的分割技术一流，即使老师傅们也不得不佩服，同时，我也逐渐习惯了展现自己勇武的体魄与粗野真诚的待人方式。为此，我渐渐得到了大老李、胡美丽等人的赞赏，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中被改造好的一员。如果没有王梅的出现，也许这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会一直延续下去，我会找一个身板壮实的女工结婚，并为车间副主任的位置努力工作。然而，这一切都因为王梅的出现而改变了。

二

在这样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小镇，我们这些国有企业与地方百姓，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。我们这里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，经过劳改犯们几十年的辛勤耕作，周围被开垦出了近万亩良田。后来，农场被撤销了，国家在这里建了很多企业，有我们肉类食品加工厂，食用油厂，养鸡厂，也有机电制修厂、机械厂。很多当年的劳改释放犯，变成了农场职工，又变成了这些企业里的职工。这些企业渐渐带动了镇子的发展，而当地农民们，看到国家的这些企业，则好像取经路上的小妖看到了一块块香喷喷的唐僧肉。在外人看来，我们厂神秘而忙碌。但是，老乡们不这样看。自从国家把这个大型肉食厂建在这个鬼地方，当地农民很快找到了发财致富的捷径。村里的干部经常把亲戚送到厂里当工人。而偷电和运水，则是农民和我们打交道最多的两件事。老乡们偷电的技术很高。

他们搭上一把木梯，不戴手套就敢高空徒手带电作业。当他们兴高采烈地站在梯子上向家里引电，每次都会引发羡慕的啧啧声，好像这些偷电贼都是技艺超群的特技演员。老乡们把电引回家，用它磨面、点灯。还有的聪明农民利用我们厂的电搞起了压粉条、熬糖的生意。农民们有了电，好像一下子到了共产主义社会，甚至变得有点儿大手大脚，完全违背了勤劳俭朴的美德。有一次，我和副厂长到村里掐电，居然发现一个村民把四个1500瓦的大电炉子放在厕所。副厂长惊奇地问他有什么用，那个可爱的农民诚实地说，冬天冷，电炉子正好用于拉屎的时候烤屁股。我们副厂长听了，差一点儿背过气去。

所以，我们厂一个月总要停几次电。一次，春天生产旺季，厂子停了电，副厂长急眼了，就坐着小轿车，带着我们几十个小伙子去掐电。那是一个柳絮飘扬的季节，我们拿着铁锨、扛着棍子，气势汹汹地跟在副厂长的小轿车后面，向厂后主干路的一个村子开去，一路卷起杀气腾腾的尘土，好像鬼子进村大扫荡。我们这些小伙子对于这项工作，有着充分的兴趣。因为它刺激并富有挑战性。当我们到达村口，却发现那里早就埋伏着许多村民。他们无论男女老少，都一言不发，目光中流露出对我们大义凛然的鄙视。在那面用石灰写的“执行计划生育，只生一个好”的标语墙下，一个矮胖的农民怀抱一杆猎枪，像抱着一条凶狠而安静的蟒蛇，冷冷地旁观我们的行动。一个黑瘦的村姑则将镰刀紧紧握在手中，

挡在了起伏不定的胸口，目光紧张地注视着我们的队伍。而几个未成年的乡村儿童，则警惕地趴在村口的草垛上，占据了空中的制高点，并将几把自制的弹弓对准了我们。副厂长挥了一下手，工人阶级的队伍停下来，和村里的老乡形成了对峙。副厂长大声冲着村民喊道：“老乡们，我们是好人，我们是来查非法用电的，绝对不会伤害大家。”可村民仿佛雕像一般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。那天太阳毒辣辣的，像个金盘子耀得人睁不开眼。很快，副厂长的额头和鬓角都渗出了细细的汗珠。副厂长吸了吸气，又大声把声明宣布了一遍。可是，依然无人回答。副厂长洪亮的声音，仿佛一连串水泡消失在村口的臭水塘中。

副厂长犹豫了一下，又挥了挥手，我们的队伍继续向村里开进。村口有一个大大的青色石碾子，石碾子旁边有一棵歪脖老槐树，树的中央吊着一口大铜钟，铜钟的上面落满了斑斑点点的老鸽屎，看样子有些年头了。当我们进村的一瞬间，大铜钟突然敲响了。一个精瘦的汉子突如其来地跳出来，敲响了铜钟。洪亮的声音像大锤一样敲击着我们的耳膜，村口槐树上的麻雀和老鸽“轰”地一声飞起，掩盖了柳絮的队伍，成为空中遮天蔽日的黑色战斗机群。我们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，老乡们誓死捍卫用电的权利。首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十几只凶猛的黑狗。这些狗都是清一色黑如煤炭，清一色地吐着长长的、猩红色的大舌头。它们脖子上的毛全都钢针一般竖立着，咋一看让人还以为戴上了一圈毛料围脖。